

是醫生同時也是大陸知名副刊作家韓三洲，
以細膩的心揭露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真相，
筆下過往歷歷在目，為讀者呈現出最真實的細節。



韓三洲·著

動盪歷史下的 中國文人情懷

1人物事件不是一般陳腐的逸聞趣事，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
1者展示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真相，來解讀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

——焦國標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

韓三洲·著

動盪歷史下的 中國文人情懷

動盪歷史下的中國文人情懷

作者 / 韓三洲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陳佳怡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9 月 BOD 一版

定價：36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韓三洲其人其文

韓三洲兄的大作《動盪歷史下的中國文人情懷》即將在臺灣秀威出版，他命我寫一篇序言，作為老鄉、老弟，自然當仁不讓。我瀏覽了全書的四十篇文章，篇篇資料翔實，娓娓道來，許多歷史細節即是大陸讀者也很難看到，相信對於絕大多數臺灣讀者更有全新的知識積累。書中有很多從未聽聞過的人與事，也令我無法在序言裏特別提及哪一篇文章或哪一個細節，否則必將厚此薄彼，掛一漏萬，這不公平。與其如此，不如避開正文，來談談作者，畢竟韓三洲這個名字對於臺灣讀者還是比較陌生的，而且也可避免序言與正文的資訊重複。

既然是「讀書札記」，不妨先談談他的藏書。與老韓兄結識十多年了，到他家做客則是近一、二年的事。老韓兄的家在北京東北四環外的望京住宅區，是一套兩室一廳的單元房，僅僅十八坪而已，不大。第一次到他家，看到客廳和房間裏傢俱簡少，可四壁頂天立地全是書，視覺頗為震撼。他的正式職業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報工人日報社的醫生，可是他的書櫥比許多文科學教授的更為豐盈。北京潘家園有個全國著名的舊書市場，二十年間，老韓兄每個週末都會不避寒暑風雨，起大早去那裏淘舊書，家中的藏書以及他本人閱讀的積澱，大多來自這些辛苦淘來的藏書。老韓兄現已年近六旬，我看他仍是癡心不改，依舊是淘書、看書、再隨手寫讀書隨感的興致不減，真有點如古人所講「不知老之將至」的那一股子勁頭。

韓先生是中國大陸小有名氣的副刊作家。作家通常是按寫作體裁分類的，如小說作家、散文作家、詩歌作家……等等。對於老韓兄來

說，按作品在哪裏發表進行分類比較合適呢？他的作品通常發表在報紙、雜誌的副刊類欄目裏。當年徐枕亞、張恨水等人也是副刊作家，但他所寫的不是鴛鴦蝴蝶、花花草草之類，而多半是揭秘性的知識類文字，尤其鍾情於近現代人物掌故。老韓筆下的人物事件不是一般陳腐的逸聞趣事，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藉以向普通讀者展示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真相，來解讀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收入這部《動盪歷史下的中國文人情懷》中的文章，就是韓先生此類文章的一部分代表作。

我與韓老兄常於北京的飯局上相見。飯局上的話題隨意、寬泛，他對中國近現代人物的熟稔程度在此顯露無遺。原在山西《黃河》雜誌社工作的謝泳先生，因其對現代知識份子的紮實研究，被廈門大學人文學院聘為教授。在我看來，如果韓老兄不是訥於言辭、不善表達的話，去當一個大學人文學院的教授，同樣是可以勝任愉快的。老韓兄長我十來歲，我們都是從知識極為匱乏，甚至是反知識、敵視知識、「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毛時代走來。我高中畢業才第一次見到《新華字典》，其他書籍更不用說，韓三洲則是在十七、八歲下鄉當知青時，也曾經是《新華字典》的熱心讀者。後來他走上當礦工、學醫、又在基層醫療機構當了三十多年醫生的職業道路，一般說來，這是一條與讀書無緣的人生道路；對即將退休的老韓兄雖說是不務正業，但又能將讀書的副業做得如此通透，也實在算是一個命運的異數了。

從第一次造訪老韓兄的家，我心裏就產生一個問題：將來老兄老了，書也看不動了，這麼多藏書該如何怎麼打發？因為「書比人長壽」。在讀書日益偏廢的今天，當作廢紙賣掉太可惜，不當廢紙又有誰會當它們是寶呢？最近一年，我萌生一個宏願：將來我要在河南杞縣焦莊我老家的宅子上建一座藏書樓，闢出一個獨立的空間專門收藏老韓兄的圖書。摩西十誡的第十誡是「不可貪戀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我這可不是貪戀老韓兄的

「所有的」，確實是心疼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淘來積攢的那一本本好書啊。

如此代序，不知作為老兄的作者以為然否？

焦國標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

2011年7月大暑於燕北園

目次

代序	i
詩人王明與王明路線	1
《博古畫傳》透露出的歷史資訊	11
丹心不怯斷頭臺 ——由關露說到潘漢年	16
「批梁運動」為何戛然而止 ——梁思成一波三折的入黨經歷	22
曹聚仁兄弟二三事	27
同樣是不可逃避的沉重閱讀 ——《胡風三十萬言書》與范泉的《遙念臺灣》	46
黃萬里《治水吟草》中的黃河情	52
一篇讀罷頭飛雪 ——從《梁漱溟年譜》看《人心與人生》的寫作經歷	60
也來閒說伶人往事	68
話說張我軍、張光直父子	82
馬君武的詩詞情緣	90

楊度所撰輓聯本事考索	94
且去寒齋吃苦茶 ——從《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 看一代文學大師晚年的困頓窘境	106
徐復觀 ——「依日月之末光」的新儒家	113
學人筆下的黃季剛	125
「一株奇花」背後的一奇人 ——侯井天與他編注的《聶紺弩舊體詩全編》	133
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	138
楊憲益先生二三事	143
誰先唱響了〈東方紅〉	147
毛澤東不忘王光祈	151
胡遐之與他的《荒唐居集》	155
從瞿獨伊說到沈定一	159
讓靈魂顫慄的歷史實錄 ——李新回憶錄《流失的歲月》的政治價值	168
兩個人的考場 ——《齊如山回憶錄》與《浮生手記》中的科舉場景	181
程滄波與端木露西以及「婦女回家」	193
《歸返》中的謝東閔二三事	198
《仁宇回憶錄》裏的林家生活	205

何濟翔與他的「反右紀事詩」	212
文敏生筆下的大食堂	216
一個市委書記眼中的大煉鋼鐵	220
性格的悲劇	224
公說公理，婆說婆理 ——從《走不完的路——黃順興自述》說到《異情歲月》	228
三個人眼中的孫維世	234
聶華苓眼中的殷海光	237
書比人長壽	243
兩個沈從文 ——從《沈從文傳》和《蕭乾口述自傳》看沈從文	249
人生該有幾多夢？ ——平鑫濤《逆江而上》中的瓊瑤	255
說實話的時間不多了	263
從哥倫比亞大學說到胡適與馮友蘭	272
從絢爛之極歸於平淡 ——《影塵回憶錄》中的弘一法師	280
後記	287

詩人王明與王明路線

一

王明（1904～1974），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參加過學生運動，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去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回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又隨米夫去蘇聯，在莫斯科孫中山大學任教。在這期間，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鬥爭，打擊異己，逐漸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其思想「左」傾主義、教條主義嚴重。1929年10月回國後，任《紅旗》編輯，發表「左」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線，提出一個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政治綱領。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又回到國內，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抗戰初期在武漢任長

江局書記時給黨帶來很大損失。1942年黨整風運動時，王明態度惡劣，拒絕參加整風。中共七大時為了團結他，仍選他為中央委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去蘇聯定居，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歷史，攻擊毛澤東思想。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

以上是我們常見的中共官方對王明的評介，對許多熟知中共黨史的人來說，知道王明此人與王明路線，但不知道王明還會寫詩，國內有人說王明只寫過三十多首拙劣的詩，不確，手中的這本《王明詩歌選集》，是1979年莫斯科進步出版社所出版的中文精裝本，共收集王明一生所寫各種體裁的詩歌六百多首，也是王明自己一生經歷的記述。所以，這本詩歌集也應該視為是王明所著、國內曾兩次內部發行的《中共五十年》的補充材料。如果不以人廢詩的話，王明也應該算是一個詩人。據王明的夫人孟慶樹序言裏所講，王明九歲開始學詩，到了十五歲，詩已經寫的頗為豐富優美了。王明與孟慶樹是與1930年11月22日結為連理的，此時人高貌美的孟慶樹剛剛走出上海龍華監獄，王明詩選裏專門為孟慶樹寫的詩就有五十多首，這一對政治難友夫妻倒還是風雨同舟、白頭偕老，共相廝守了四十四年。

從書中可以看出，王明少小聰慧，詩才尚可，但也不太講究平平仄仄、合轍押韻，也就是不受舊體詩格律的束縛。自九歲到逝世前一年，詩人的七十年的平生事業、社會交際以及所見所聞、所感所悟，書中均有記載。更重要的是，內中也包含有大量的黨史資料與政治資訊，有很多第一手記載是《中共五十年》（即香港新出版的《王明回憶錄》）與其他王明傳記所闕如的。

二

王明的家鄉，就在安徽省西部的金寨縣金寨鎮，是當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地，也是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的中心要地。據內部出版的《金寨紅軍史》記載：五四運動後的 1924 年，正在武昌商科大學學習的王明寒假回鄉，在金家寨組織了「豫皖青年學會」，團結了豫皖邊區的幾個縣的進步知識份子一百多人，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疾呼「軍閥要除盡，帝強要除根」，「創建新華，改造社會」。當年，為了更好進行鼓動宣傳，王明還仿照〈蘇武牧羊〉曲調，編了一曲〈豫皖青年學會會歌〉，教會員四處傳唱，造成很大影響，也引導了很多青年愛國學生走上了革命道路。王明在武昌求學期間，還擔任安徽同學會會刊《皖光》的編輯，積極參與聲援上海「五卅」運動，被推舉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此間，王明還不時將很多進步書刊傳遞回家鄉，推動金寨地區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可以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快速創建與發展，成為紅軍的革命搖籃之一，與王明早期的革命宣傳工作也是分不開的。

《王明詩選》裏，也收錄了這首〈豫皖青年學會會歌〉，王明創作這首歌詞時，正是二十歲的年紀，除去年輕人的愛國熱忱與滿腔熱血之外，也可讀出他當年的詩情才學與壯志懷抱。

豫皖青年學會會歌

（仿蘇武牧羊調）

哀我中華大國民，內外苦紛爭，外患迭相乘。
危國計，害民生，貧弱震寰瀛。

守門無鎖鑰，衛國少干城；主權喪失盡，貽笑東西鄰。
五千餘年，文明古國，實亡剩虛名。
志士具熱忱，青年學會成；結團體，聚精神，喚醒四萬萬人。
嗚呼推山嶽，叱吒變風雲，軍閥要除盡，帝強要除根。
創建新華，改造社會，大責共擔承。

1924年10月作於武昌商大

詩選中可以讀出一段史料，1930年，李立三曾派王明跟隨許繼慎、熊受暄一起回家鄉鄂豫皖蘇區工作，想到不久就要返回金寨與親人故友久別相逢，王明甚為高興，但後來李立三又改變主意，讓王明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兼宣傳部長。同時編輯《勞動三日》、《每日罷工快報》。為此，王明有感而賦〈念故鄉七絕〉一首，一表思鄉之情：

屢跋高峰涉巨洋，為謀域內變風光。
金家寨上紅旗滿，我更因之念故鄉。

豈不知，那位黃埔軍校一期畢業、同是安徽六安人許繼慎，1930年3月來到鄂豫皖，任紅一軍軍長，出生入死，屢立奇功，但不到兩年，就在1931年11月的「肅反」中被誣陷殺害於河南光山的白雀園了。此前，也是黃埔三期畢業生的熊受暄，時任紅一軍的政治部主任、鄂豫皖蘇維埃政府委員，也當作「改組派」被殘殺於白雀園。據《金寨紅軍史》記載，當年張國燾、陳昌浩與沈澤民（大作家茅盾的弟弟）在鄂豫皖蘇區所推行的肅反擴大化的程度，十分慘烈，數萬紅軍指戰員以及地方黨政幹部被當作「改組派」、「AB團」和「第三黨」被屠殺，就連紅四方軍總指揮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宜都被殺掉了。僅僅王明家鄉金寨籍被錯殺的師級幹部二十三人，縣團級幹部九十八人，有姓名的一般幹部一千三百多人，其中還有全家老小被趕盡殺絕的。王明沒回到家鄉鄂豫皖蘇區，不好說還算是冥冥之中逃過了一劫呢。

教科書說王明奉行的是比「立三路線」還要「左」的路線，但在1930年8月，對立三路線，王明在〈評李立三同志決定實行全國暴動〉，這樣寫道：

拒尊馬列獨稱雄，亂寫胡吹總不中。
海有鯨魚陸有象，天無鵬鳥地無龍。
應以事實以求是，單靠主觀便落空。
工未武裝農未起，缺兵暴動與誰同？！

作為一個革命者與詩人，王明與許多社會名流有過交往過從，如郭沫若就是其一，兩人抗戰期間在武漢有過很多交往。王明詩選裏，有七首是給郭沫若的。1944年，在延安的王明有〈祝沫若同志五十壽辰〉七律一首，詩中盛讚郭某「司馬才華子房智，迅翁骨氣拜倫詩」。將其比作有司馬遷、拜倫的才華、張良的智慧與魯迅的骨氣。等到中共建國之後，郭沫若追隨毛澤東，阿諛逢迎、自降身價之後，王明又有詩詞多首，斥責郭沫若全無骨氣、人格卑下。到了文革期間，郭沫若出版《李白與杜甫》，遵照毛的旨意，抑杜揚李，還說自己過去的作品都應該燒掉，王明詩選中最後的兩首七絕，就是寫郭沫若的，一是〈憐沫若〉，另一首是〈難沫若〉，對一代詩人的摧眉折腰和搖尾乞憐，予以了極大的嘲笑與輕蔑。原詩如下：

顧此失彼（憐沫若）

泥牛入海還登陸，智比豬來勝幾籌？
迫捧當今毛大聖，詩如李杜也鞭頭。

1973年8月29日

指桑罵槐（難沫若）

白甫詩篇牛斗高，也同若著應該燒？
澤東思想評人物，古往今來餘一毛。

1973年8月29日夜

三

俗言有：瞭解自己的，莫過於對手。查考毛澤東於建國前的所謂六次路線鬥爭如陳獨秀、瞿秋白、羅章龍、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都是自己的政治對手，這與建國後的那四次不一樣，後四個都是毛的手下，充其量不過是戰友而已。在前六次，王明與毛澤東相處時間最長，打交道最多，兩個人的密切接觸而且還是在延安整風、毛澤東開始樹立自己絕對權威的時候。所以，王明在 1974 年、也就是他去世那一年所出版的《中共五十年》，最有見地的一句話，當屬「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現在看來，1941 年的整風運動是局限在黨內「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的造神運動，樹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二十五年後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是一個全民族性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更大造神運動。王明詩選裏，有一些注釋，就是記錄的自己對毛的看法與評價。

1948 年 11 月 12 日晚在西柏坡，也就是在中共準備如毛澤東所言「進京趕考」的時候，王明寫下了〈今古奇聞七絕〉一首，副標題是〈評毛澤東「人民血染偉大」論〉：

誰是人中最偉人？全力以赴為人民。
染成「偉大」人民血，黨性人心兩不存。

注釋中，王明是這樣寫道，毛澤東這天和我談話說：「什麼人的偉大都是血染成的。人民的血流的越多，就染的越偉大。列寧的偉大是八百萬俄國人的血染成的，就是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了四百萬人，是在十月革命和革命戰爭中又死了四百萬人，就是這八百萬俄國人的血染成的。史達林的偉大，是七百萬俄國人的血染成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的七百萬俄國人。我呢，是兩千萬中國人的血

染成的。就是中國人民在前此十年國共內戰，雙方死了一千五百萬中國人，這次國共內戰，雙方各有四百萬軍隊，打算雙方各死一半，就死四百萬人——就是這兩千萬中國人的血染成的。從這看我和列寧、史達林哪個偉大呀？」

對毛澤東的這番話，王明是這樣說的，我說：「你看過《今古奇觀》這部小說嗎？」他說：「年輕時候早看過的。」我說：「人民血染偉大論。可叫做今古奇聞。」他說：「這有什麼奇聞？這是事實，這是常識！」我說：「這完全不合事實，也完全不合常識，所以應該叫做今古奇聞！」他的這個怪論，在那時和事後，也是隨時向人宣傳，意在證明他的「偉大」。事實證明，毛澤東的確是一個殺人魔王，現在他已經下令殺死了幾千萬人，還要繼續殺更多的中國人。所以他就越來越無恥地妄稱自己「最偉大」！

十天之後，1948年11月22日夜，王明又賦詩一首〈到北京做皇帝〉，副標題是〈毛澤東自己宣傳的〉：

皇帝從來是獨夫，人民頭上坐稱孤。

北京一到做皇帝，蛻化滿腔黨性無。

在這首詩的注釋中，王明寫道，毛澤東這天和我談話又說：「年輕時候看小說，常想做皇帝是多麼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曉得怎麼才能做皇帝？現在懂得了。我們不久就要進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做皇帝了嗎？」我說：「當共產黨中央主席，或者當國家主席，或者身兼兩職，跟做皇帝都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說：「你這是從形式上看問題，不是從本質上看問題。」我說：「無論從形式上看，或是從本質上看，都是原則上根本不同的問題。」他說：「既然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質上不就是皇帝嗎？」我說：「在共產黨當權的國家裏，任何個人不能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更不能是皇帝。」那時他對許多中央委員都宣稱他是皇帝。到北京後，劉少奇同志時常奉命代他宣傳：「毛主席是新條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澤東並下令在軍隊中正

式做報告，宣傳「毛主席是皇帝」這個思想。意在使人們承認他是惟我獨尊的「天子」。

到了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頭腦一熱，要消滅「四害」。王明在曾賦詩兩首，加以嘲諷，詩注說明：毛澤東自1941年秋季準備整風以來，大罵全黨的大多數同志是「主觀主義者」，是「不會調查研究的人」，是「閉著眼睛捉麻雀的人」等。1955年，他一人卻在西湖別墅起草一個發展農業綱要四十條，其中一條裏，決定消滅麻雀。根據他的命令，全國城鄉如臨大敵一般，成天成夜消滅麻雀，據說共消滅八十億隻之多。結果害蟲大大發展，農林俱呈危機，又不得不從法國購買麻雀，用船運回中國來繁殖。此外，王明還有一首〈麻雀問〉，用調寄〈賣報童歌〉的歌調譜了曲子。歌詞如下：

你也毛來，我也毛，不同生活不同巢。
害蟲除盡究何罪？亂命殺光為那條？
直到農林都損失，才知「思想」太糟糕。
重來簷下凱歌唱，看看誰家本事高！

四

王明路線，是毛澤東生前欽定的十次路線鬥爭的第五次鬥爭，也是「壽命最長」的一次路線鬥爭。毛澤東曾說過：「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搞光了。從1931年到1934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臺了。」